

今文尚書考證

今文尙書攷證卷四

善化皮錫瑞

甘誓第四 夏書二

甘誓史記夏本紀曰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
氏爲義而亡注云有扈氏南郊地名淮南子齊俗訓曰昔有扈
伐啓啓亡之高誘用今文說亦以爲啓伐有扈與史記合騶駼
諷紂鮪蠅潤駘而墨子明鬼篇引此經作禹誓莊子人間世篇
呂氏春秋召類篇說苑正理篇皆以爲禹伐有扈呂氏春秋先已
篇又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孫星衍說相當爲柏謂
伯禹也以甘誓爲禹事當必本古文書說也莊子既云國爲虛厲
則有扈滅於禹時不應啓復伐之錫瑞謹案古者天子征討諸侯
誅其君不絕其後若舜伐三苗禹復伐三苗周公踐奄成王復踐
奄魏垣韓觀皆其明證又或別封一姓仍其國名不改如成王
滅唐而封叔虞國仍號唐之類則禹伐有扈何必啓不再伐且高
氏今文說以有扈爲啓之庶兄則禹或滅有扈以封其庶子至啓
卽位不服而啓伐之亦未可知馬鄭古文書序與史記同是今古

文竝無違異墨子引此經為禹誓或所傳異耳蔡邕銘論云殷湯有甘誓之勒是今文說以殷湯時會以此誓勒銘馮衍顯志賦云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注謂夏德之薄同姓相攻案穀梁隱八年傳曰詰誓不及五帝集解曰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詰誓尙書六誓七詰是其遺文據此則夏以前無誓而啓作誓是帝典始傾矣釋名釋言語云誓制也以拘制之也楚辭天問曰有扈牧豎云何而達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注謂扈本牧人達時為侯啓攻之於牀擊殺之叔師習今文其說或有所據

大戰于甘也白虎通誅伐篇曰戰者何謂尙書大傳曰戰者憚誓之也孫星衍說夏本紀云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是

未戰也未戰稱大戰者謂天子親征之師故大傳以戰為憚誓之不以爲門也

乃召六卿史記曰乃召六卿申之鄭注尙書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又注大傳夏傳云所

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錫瑞謹案鄭據周制上推前代以爲虞夏皆同大傳亡佚未知其說如何而以今文家說推之則必不同鄭說何以明之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鄭注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據鄭此注則鄭亦以爲夏

時有三公九卿無六卿矣天子三公九卿大傳之外又見於異義
引今文尙書夏侯歐陽說禮記昏義篇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白
虎通封公侯篇其說相同蓋自虞夏至周初官制皆然大傳大
篇曰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史記周本紀漢河內所出大
其文皆同牧誓亦曰司徒司馬司空是文王時亦止三公惟顧
立政曰司徒司馬司空是文王時亦止三公惟顧命曰乃同召太
保奭芮伯師伯畢公衛侯毛公則在成王崩時周公制禮之後
周有六卿之塙證異義引古周禮說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
立三少爲之副是謂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
卿之屬古周禮說乃周公制周禮之法不可以概前代竝不可以
概周初許君以古說爲周制則今說爲前代制矣鄭駁無攷據
注大傳以三公九卿爲夏制則亦必以古說爲周制其於許君無
駁可知特解此經六卿與義和四子誤以周制說虞夏制耳兩漢
今文家說以義和四子爲司天之官禹稷契等九官爲治民之官
初無六卿之說三公之名爲司徒司馬司空亦未分列九卿之名
惟王莽所定官制以義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子成爲六卿又置
三公司卿以擬三孤合爲九卿莽用劉歆之說兼準周禮非用今
文尙書異義引古周禮說當亦出於劉歆然周官有六卿而無三
公三孤周官中屢言孤卿而不言孤有三人亦不以六卿合三孤
爲九辨見王引之經義述聞是九卿與六卿初不相蒙莽蓋參用

周禮尙書而傳合爲一耳班孟堅作表乃沿莽制之誤以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合六卿爲九鄭注周禮亦用其說又稍變之以說虞夏之制鄭言六卿無義和較莽爲勝而又加以司馬司馬之名不見於尙書惟緯書有之稷爲天官亦出緯書然緯書竝無六卿之說且鄭解堯典以羲和與仲叔四子爲六卿解夏書又以稷司徒之屬爲六卿案書序云羲和湏淫則羲和之官夏時尙在何也以又不在六卿之列此鄭君古文說不及今文家說可信之一證也今文說夏止有三公而此云六卿者穀梁傳曰古者天子六卿言古者則前代相同六師卽六軍白虎通引穀梁傳正作六軍鄭以六卿爲六軍之將是也以爲后稷司徒等官則誤其所以致誤者在誤解周禮軍將皆命卿句不知周禮之卿大夫亦非分職之六卿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司徒以歲時上其書小司徒之職曰頒比法於六卿之大夫則六卿大夫當爲司徒之屬官明甚云命卿者蓋假以卿名使爲軍將耳天子六軍出自六卿六卿卽六卿之大夫夏制與周制當同大傳以爲夏有九卿則六卿或於九卿中擇用六人或別有六卿亦未可知要與羲和四子后稷司徒等官無涉也魏劉劭爵制曰故啓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爲將者也其說不誤羅泌路史曰蓋大夫在軍爲將如齊以高子國子各率五鄉或六卿外別有此六人無事掌其鄉之政屬於大司徒有事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爲之軍將屬於大司馬爾

用兵之時事統司馬孰有天
官冢宰更從屬於司馬哉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白虎通號篇曰仁義合者稱王王者五行之稱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

史記王作啓墨子明鬼篇曰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

有扈氏威侮五行

漢書地理志曰右扶風郿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史記集解鄭元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

之政也威侮暴逆之案洪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範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代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立王極鄭注王謂禹也帝舜也步推也上帝謂天也令禹推演天道鄭所云推演天道卽五行傳所云是也五行分屬五事若貌之不恭言之不從視之不明聽之不聰思心之不容卽爲威侮五行禹推演五行爲洪範九疇子孫所當寶守有扈氏乃其庶子而威侮之是宜膺天罰矣

怠棄三正

大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至日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

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王者所以統天下也
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
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必以三微之
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尙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
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禮斗威儀曰三微者三
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白虎通三正篇曰正
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漢書律厯志曰三統者天
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丑爲地正
太簇寅爲人正三正之始史記周本紀引大誓曰今殷王紂乃用
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注動逆天地人也後漢書
郎顗傳曰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注引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
遠三五而反宋均注曰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世
之際會也此皆今文家說三正之義馬注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
也鄭注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子丑寅卽天地人其說似異而同
是馬鄭皆用今文義夏時有三正者詩緯推度災曰軒轅高辛夏
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
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通典引尙書中候亦有其文通典引
三禮義宗曰若以書傳中候文依三正記推之則三皇五帝之所
尙可得而知也以周人代殷用天正而尙赤殷人代夏用地正而
尙白夏以人正代舜而尙黑則知虞氏之正當用天正而尙赤

唐氏當用地正而尙白高辛氏當用人正而尙黑高陽氏當用天
正而尙赤少皞氏當用地正而尙白黃帝當用人正而尙黑炎帝
當用天正而尙赤共工氏當用地正而尙白太皞氏當用人正而
尙黑也崔氏所推與孔氏正義同但孔氏無共工有女媧皇侃引
二家說一說自從有書籍而有三正說與鄭同但以神農爲地統
黃帝少昊天統顓頊人統帝嚳帝堯地統與崔孔所推異皇氏依
後說云所以必從人爲始者伏羲三才須人乃成是故從人爲始
也諸說皆謂夏以前有三正後儒乃云湯始改正蓋未攷古義也
大傳曰尙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又云於是百執事咸昭然乃知
王世不絕燭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則禹繼堯仍當禘舜所
存二王後必是唐虞三正謂唐虞與夏有扈氏蓋不知三正
迭王之義責夏傳子不師唐虞故啓以怠棄三正罪之也
天用剿絕其命史記作勦誤當从刀白虎通壽命篇曰命有三科
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
應行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則絕其命矣祭法正
義引孝經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譴暴有
隨命以督行注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小學紺珠又引援神契
曰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隨者逆
天道常善之行則隨其暴虐行以教之與白虎通義合○今文一
作剿絕○說文水部引書作剗刀部引書作剗蓋三家異文漢書

王莽傳莽拜郭欽爲境外將軍封剿胡子又詔曰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莽用今文尙書○一作機絕○漢書外戚傳武帝作賦悼李夫人曰命機絕而不長師古曰機截也機蓋段借字亦三家異文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今文作維共○史記作維共墨子與漢書翟義王莽傳亦作共○今文共一作翼○班

固東都賦漢書敘傳高誘呂氏春秋注鍾會檄蜀文孫盛李賢李善引尙書皆作翼蓋三家異文○一作命予惟恭行天之罰○白虎通三軍篇曰王法天誅伐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尙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扈也段玉裁說命字蓋誤其共作恭者後人所改也案白虎通引此爲重天命之證則命字亦可通或三家異文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今文作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

女不共命○史記左不攻于左下無女不共命句墨子引書亦無疑古本無之○一作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不攻墨子作不共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引書曰左不共左右不共右與墨子引書同或亦三家異文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今文作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正史記作政與墨子引同

用命賞于祖

大傳曰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

奠卒敘幣王藏之

兩階之間蓋貴命也錫瑞璽案大傳但言巡守

若師行亦當同禮

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

主命問曰何謂也

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

禘遂奉以出載於齊車

以行然則有遷主載遷主無遷主載幣帛

皮圭大傳文不具耳

大傳又云武王伐紂王升舟入水宗廟惡鄭

注云惡為亞次也

宗廟遷主是武王行師亦載遷主行王制疏

引皇氏說云行必有主

無則主命載於齊車書曰用命賞于祖是

也學虞更注云古者帝王征行以齊車載遷廟之主行故甘誓云

用命賞

于祖

弗用命戮于社

○今文作不用命僇于社○史記作不用命僇于

氏注引皆作不與史記同

蔡邕獨斷曰天子之宗社曰秦社天子

所為羣姓立社也

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日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

必於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

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于則孥戮汝

○今文作于則奴僇女○史記作于則帑僇女帑淺

人所改當從漢書引作奴

漢書王莽傳曰秦置奴婢

人所改當從漢書引作奴

漢書王莽傳曰秦置奴婢

之市與牛馬同蘭書曰子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
師古曰奴戮者戮之以爲奴也說書以爲梏子也戮及妻子此說
非也秦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匡謬正俗云按奴戮者梏
戮乎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泰
誓稱囚奴正士亦謂或囚或奴也幹黠作豈得復言弁子俱囚也
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爲
折衷矣按班書皆用今文說周禮司厲注引鄭司農云今之爲奴
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子則奴戮女先鄭注亦同今文若越語句
踐徇于軍曰左而不在左右而不在右身
斬妻子需雖仿甘誓之法恐非仁人之師

受業
盧豫章校
夏敬觀

今文尙書攷證卷五

善化皮錫瑞

湯誓第五

商書一

湯誓風俗通皇霸篇曰湯者撥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
割之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
通諡篇曰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諡也崔駰大理箴曰夏用
淫刑湯誓其軍

王曰史記殷本紀作湯曰段玉裁說白虎通曰賈家言天命已使
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按史記殷本紀作湯曰云云下文
踐天子位作湯詰乃稱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然則今文尙書底
作湯曰古文尙書作王曰錫珣謹案段說非也白虎通言賈家先
伐乃改正朔非謂稱王大傳曰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
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是其
時未稱王史記曰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亦據後言之耳然據史

官所書則固當稱王曰史記作湯曰不作王曰者史公以意改之
使人易曉與五帝本紀作堯曰舜曰不作帝曰夏本紀作啓曰不
作王曰其義正同非用今文作湯曰也若如段說五帝本紀不作
帝曰夏本紀甘誓不作王曰又豈可據以爲今文作堯曰舜曰啓
曰之證乎

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
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文作格女眾庶來女悉聽朕言

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文作格女眾庶來女悉聽朕
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史記予維
聞女眾言至今夏多罪廿二字在天命殛之至舍我穡事而割政
廿三字之上與今本尙書先後倒易段玉裁說以漢書攻之尙書
每簡或廿二字或廿五字此則伏生壁藏之簡甲乙互異之故也
又按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得此逸書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
傳或間編湯誓正間編之一證錫瑞謹案據史記所載疑史公所
用今文尙書本與古文不同以文義論似史記文繁義複不如今

本文從字順然文從字順者正恐後人改竄之本未可專據今本
為是疑古本為非也稽史記作奮與石經合正史記作政無夏字
今本夏字乃淺
人據疏妄增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合

女其曰有罪其如合。史記作

如合字皆作奈何用故訓字孫星衍說如合為
奈何者薛綜注東京賦云如奈也奈何聲之轉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

白虎通京師篇云或曰
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

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引書與史記異
三家異文。今文一作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怠不和
。史記作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怠不和
和奪謂奪其收斂也遏作止協作和或用故訓字

曰時曰曷喪予及汝皆亡

。今文作日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
。史記作日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

鄭注尚書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
以我與女亦喪也引不亡之徵以背恐下民也鄭注與史記正同
蓋今文尚書本有作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者鄭引用今文尚
書也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

作及○史記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逕女孫星衍說輔作及者今古文異字非詰也賚爲理者理與釐通書序帝釐下土方馬注云釐賜也理也按白虎通號篇曰或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據此則惟王者可自稱予一人故湯自謂予一人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今文

無作毋罔作無○史記曰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奴僇女無有攸赦今本帛字誤當作奴見甘誓中論賞罰篇曰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罔有攸赦孥字亦後人改之

受業

雷恒校
文永

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善化皮錫瑞

殷庚第六

商書二

盤庚。弟。今文作殷庚。漢石經作殷庚。史記殷本紀曰：帝陽甲崩，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吝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論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俞樾說：作盤庚，所以諷小辛也。傷今思古，猶小雅楚茨諸篇之義也。呂氏春秋慎大覽曰：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然則史記謂百姓思盤庚，信有徵矣。盤庚之作，因百姓思盤庚而作，則所重者盤庚之政也。其首篇述盤庚遷殷之後，以常舊服正法度，卽所謂盤庚之政也。此作書之本指也。其中下兩篇則取盤庚未遷與始遷之時告誡其民之

語附益之故雖三篇而伏生止作一篇也後漢書文苑傳杜篤論
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引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在
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徙都于亳正
義引鄭注意亦略同是盤庚之政去奢行儉之政也故以當時事
實而言盤庚中宜爲上篇盤庚下宜爲中篇盤庚上宜爲下篇曰
遷時也曰盤庚遷于殷民未遷時也曰盤庚既遷其厥攸居者始
何以顛倒其序乎曰作書之序如此也盤庚之作百姓追思之而
作也思盤庚思其政也故始所作者蓋止今之上篇載盤庚正法
度之言而已無中篇無下篇也然而盤庚未遷與始遷時再三致
告其民者民猶執而能詳也於是亦附其後焉此中下兩篇所以
作也序書者不能不曰三篇作書者則以上篇爲主而中下兩篇
特附焉者也是故盤庚三篇宜仍伏生之舊合爲一篇而其義則
從史記爲百姓追思而作錫瑞謹案俞說是也漢石經合爲一篇
蓋本伏生之舊同史公之義若如鄭君古文說上篇是盤庚爲臣
時事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則三篇非一時所作不得合爲一篇
矣漢人以盤庚爲去奢行儉不止杜篤賦言之鹽鐵論本議篇曰
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說苑反質篇曰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
日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漢書揚雄傳
曰非木庀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殷庚所遷夏卑宮室唐

虞採樣三等之制也漢書翼奉傳與漢紀翼奉上疏曰臣聞昔盤
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張衡東京賦曰盤庚作諸率人於苦
後漢書郎顗傳顗詣闕拜章曰昔盤庚遷殷去奢卽儉後漢紀崔
實論世事曰昔盤庚遷都以前以易殷民之弊荀悅申鑒曰盤庚遷殷
革奢卽約曹翺漢敬隱后頌曰盤庚儉而弗怠皆今文說與去奢
行儉之旨合漢書孔光傳光議曰以前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
山宜嗣光習大夏侯尚書亦今文說也盤庚陽甲之弟兄終弟及
故曰及王若華嶠漢書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
三篇以曉天下之民以三篇爲盤庚自作與史記說不
同楊氏世傳歐陽尚書彪議則非史公所用歐陽義也
盤庚遷于殷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有尸鄉殷湯所都史記云
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
偃師是也其說不誤而揚雄兗州牧箴云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
庚北渡牧野是宅則與史記不同史公謂盤庚自河北渡河南所
遷者是亳殷子雲則謂盤庚自河南渡河北所遷者卽牧野乃今
文家異說不
如史記足據

民不適有居率籲嗟感

。今文作率籲嗟戚。說文引作戚孫星衍說蓋謂貴戚近臣史記云盤庚乃告論

諸侯大臣鄭注周禮云盤庚將遷于辰詰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是知本戚爲貴戚近臣也

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

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

張衡西京賦曰

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圯耿不常厥土杜篤論都賦曰遭時制都不常厥邑

于今五邦

錫瑞謹案史記云五遷無定處五邦卽屬五遷蓋並亳殷數之爲五殷本紀云帝仲丁遷於囂河囂甲居相祖

乙遷於邢與書序云仲丁遷于囂河囂甲居相祖乙圯于耿皆合

殷卽囂邢卽耿合之湯卽位後所遷之偃師盤庚所遷之般與于今五

五遷之數馬鄭注云商亳囂相耿不數盤庚所遷之般與于今五

邦今字之義不合僞孔傳云亳囂相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正

義云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往居亳爲五邦其說迂曲不可

通蓋不知上篇爲遷殷後作故可竝數亳殷爲五也或引汲冢紀

年祖乙遷庇南庚遷奄以足五遷之數紀年

僞書不足據又或以五遷皆出盤庚尤謬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

由槩。今文作粵。說文木部。槩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顯木之有粵。槩又弓部。粵木生條也。从弓。由聲。商書曰。若。辨。爲古文。則粵據爲今文。尙書明矣。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敷于民。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史記云。告諭諸侯。大臣又云。法則可修。蓋解此數句之義。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文作今。

裕女眾。白虎通號篇云。尙書曰。王曰。裕女眾。段玉裁說。裕者。格字之誤。錫瑞謹案。今文尙書與古文不同。白虎通蓋用今文。非誤字也。方言曰。裕。猷道也。是裕猷皆訓道道爲治道之。亦爲教導之導。古無二字。王莽大誥用今文義。以大誥猷爲大誥道。此云裕常如大誥之猷。莽誥之道。裕女眾。謂教導女眾也。史公以爲小辛時。百姓思盤庚作則。王卽盤庚王鳴盛據鄭說。以爲湯甲是鄭義。非史公之義。陳喬樞引之。而不加別白。非是。

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

今文作王播告之說文言部譌敷也

引商書曰王播告之不速修字爲句與僞孔句讀不同蓋本今文大傳云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蓋釋經之任舊人罔有逸言也父言老成之言應言謂從上如響應者

民用丕變今汝聒聒

今文作今女懇懇。說文心部懇拒善自之意也从心銛聲商書曰今女懇懇重文

聒云古文从耳古文从耳作聒則懇乃三家今文

起信險肩子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

今文作維女舍德。史

記曰舍而弗勉何以成德則今文尙書當作舍德

不惕予一人。

今文作不施予一人。白虎通號篇曰臣下謂之

共尊者一人耳故尙書曰不施予一人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施施與惕同在歌支一類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廣雅釋詁三穆施狄敬也曹音施失異反敬亦鼓反錫瑞謹案白虎通用今文作施而義與史公說不同與鄭君說頗近鄭以上篇爲盤庚爲

臣時事則予一人爲盤庚目其君之詞猶云我天子耳此云臣下謂之一人當與鄭同蓋夏侯尙書問與古文合也

予若觀火周禮夏官序官注雖讀如予若觀火之觀陳喬縱說鄭君讀雖爲觀當用學官所立三家今文使人易曉司鼎

注下文又云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雖火訓熱火與鄭意言湯熱可呼觀則火熱亦可呼觀也然則此經觀火與司燧之燧皆當訓

爲熱觀火者猶言熱火也僞孔傳訓觀火爲觀火其說非是

予亦拙謀商書曰予亦拙謀讀若巧拙之拙王鳴盛說許云讀若

巧拙之拙後人遂改尙書拙字爲拙非也經言子威若熱火之猛烈但予拙謀細威不用使女縱逸不肯徙也陳喬縱說今文尙書當與古文尙

書同作拙謀

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今文穡作耒

○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應劭曰農夫服田厲其耨力乃有秋收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

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

張衡西京賦曰何必昏于作勞薛綜注曰昏勉也三國魏

志武帝紀曰穡人昏作注服虔曰不昏作勞鄭元曰昏讀為傲散勉也陳喬樞說三家尙書皆作昏字昏者昏字之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後漢書傳教傳迪志詩曰農夫不怠越有黍稷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

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命何及焉登府說案上文展

言命下文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與此悔命相應

相時儉民

引商書作懋聲義俱近說文懋疾利口也

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

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氏

傳兩引商書皆有惡之易也四字近人或據以增經文然左氏引經多舉括之辭未可據補

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

○今文作人維舊無求字下求舊作殺舊○石經人維舊

○今文作人維舊無求字下求舊作殺舊○石經人維舊
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鄭注云故書
求為救是以教為求又堯典有述亦為有救是又以救為述錫瑞
謹案潛夫論交際篇曰人惟舊器惟新亦無上求字風俗通窮通
篇三國志王朗與許靖書引書皆作人惟求舊蓋三家本小異或
有惟字與古文合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

掩爾善

○今文上予下亦有不字掩作絕○五經異義云謹案易

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
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
世祿知周制世祿也錫瑞謹案許君引此經為諸侯卿大夫世祿
與滅國繼絕世之證與大傳說同蓋亦用今文義○一作胥及肆
勤○錫瑞謹案今文尚書逸勤一作肆勤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

碑曰公惟司徒之孫太尉公之允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肆勤此
伯喈據今文尙書作肆勤之證詩谷風旣詒我肆毛傳肆勞也左
氏昭三十年傳若爲三師以肆焉杜注肆猶勞也肆勤謂勤勞王
事伯喈舉楊公之祖考勤勞王事正用盤庚乃祖乃父胥及肆勤
之義又蔡邕中鼎銘云宣力肆勤肆勤亦卽肆勤周禮小宗伯肆
儀爲位注故書肆爲肆曲禮君命大夫與士肆學記宵雅肆三釋
文皆云肆勤本作肆集韻肆或作肆是肆與肆通伯喈用
今文作肆勤實勝逸勤之義江段孫陳皆未及引也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

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
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
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
之謂也○今文一作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韓詩外傳
說與大傳略同惟云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異引書曰茲予享于
先王爾祖其從享之無大字與字饒人縣離故鼎陳喬樞說
案韓詩外傳與尙書大傳說同足證魯齊韓三家詩皆用今文尙
書矣五十里諸侯采地以十里較大傳所云少五里然以百里諸
侯七十里諸侯例之其采地皆遞減十里則韓詩外傳是也尙書
大傳作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五蓋衍字耳錫瑞謹案陳說非也

道子春秋繁露爵國篇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與尚書大傳合則大傳十五里不誤外傳脫五字耳伏生韓太傳之說與古文說不同證以董子書則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即附於諸侯之附庸其先百里之國其後爲稱字之三十里其先七十里之國其後爲稱名之二十里其先五十里國其後爲稱人氏之十五里殷爵三等附庸亦分三等其數正合春秋時紀季以鄫入于齊此國滅而采地不滅之證公羊傳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是附庸亦得立五廟蓋子孫有罪黜而猶得爲附庸立五廟以祠其受封之人此古者與滅國繼絕世之義也今文家解此經並不訓爲功臣配祭鄭注以大享爲烝嘗或又謂兼禘祫言之皆非今文尙書之義今文說既不以爲配祭則上句享字上不必加大字下句享字上亦不必加與字矣此則當從外傳無大字與字爲是今本大傳恐後人據古文尙書增之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今文射作矢

○石經口口口有志王應麟藝文志攷云漢人引若矢之有志儀禮既夕記志矢一乘注志猶擬也書曰若射之有志陳喬樞說疑鄭君所引書是作若矢之有志此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今文無作毋老作翁弱作流○石經女毋翁侮成人毋流下○孫星衍

說翁侮猶言狎侮段音字鄭注鄉飲酒義云流猶失禮也馮登府說案流本音爲聊說文彡部弱撓也是弱流音相近錫瑞謹案翁與脅通淮南陸形訓其人翁形注云翁讀脅幹之脅漢書王莽傳動靜辟脅師古曰翁脅之聲相近義則同據此翁疑段爲脅以勢脅眾不使遷也流蕩散之義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注云流謂蕩散又案段王裁據唐石經訂古文爲老侮成人以今本作侮老爲誤是古文本侮在老下今文作翁侮特一字不同耳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于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

用德彰厥善

後漢書濟北惠王傳三國志高柔傳引皆作彰○今文彰一作章○漢書楚孝王顯傳王嘉傳引皆作用

德章厥善

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今文作國之臧則維女眾國之不臧則

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國語內史過引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眾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昭注曰臧善也國俗之善則

維女眾歸功于下逸過也罰猶舉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
我有過也其舉當在我章注不言古今文同異疑古今文同注義
或亦本今
文家說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今文恭

作其度乃口作度爾口○石經各其爾事齊乃位度爾口

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石經於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股庚既之

上空一字則上篇中篇相接處亦必空一字可知蓋今文尙書股庚三篇合爲一篇而三篇之文不可無區別故大小夏侯章句皆二十九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蓋分股庚三篇爲三卷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

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

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今文感作高○石經口口口民之承保后胥高鮮以不浮下江聲說讀當

至保字絕句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則此承保二字當聯讀
保安也言前后無不承安其民也感石經作高胥相也詩云聿來
胥宇小山別大山曰鮮詩云度其鮮原鮮字當屬上讀言前后相
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下篇所謂適于山也浮過也既相地之宜
又審天之時當遷則遷不過于天時也李富孫說咎繇謨庶民
翼史記夏本紀作高翼釋詁厲作也鄭注同月令征鳥厲疾呂覽
作高疾是石經作高
或卽與厲字義同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
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今文汝遷作爾遷邦作國汝作今女○石經口口口試以爾遷
安定厥國今女不下爾馮登府說經文云今予將試以爾遷安定
厥國下云今女不憂朕心之攸困乃
咸大不宜乃心詭氣緊接今文是也

乃咸大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

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怨曷瘳

○今文稽作迪怒作

怨。石經口其或迪自怨下。江聲說或之言有也。言相與沈清不有其生道矣。雖有怨恚何痛乎。馮登府說案稱迪因聲轉而與中州金石記曰迪進也。言不進而遷居釋詁云迪道也。益稷謨迪朕德。史記迪作道道導也。訓道義爲長。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今文誕

作永。石經口永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下。闕段玉裁說誕從延聲。延永雙聲皆訓長也。馮登府說永字正與上謀長對言不爲長久之謀乃爲長久之憂。故下云有今罔後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今文倚作踣。玉篇引作踣。

云踣曲迂避也。陳喬樞說倚卽踣之段借也。作踣者今文尙書也。避亦卽僻之段借字疑玉篇所采或今文家舊說其佚散見於他書者而顧氏摭之耳。

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
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今文崇作興弗祥作不
口興降不永於戲今予下國馮登府說說文興从昇从同聲亦相
協太元經風動雷與從其高崇馬融長笛賦曲終闕盡餘絃更興
繁手累發密節疊重可證興與崇協則有崇聲故今文作興正以
見古音如此耳侯康說按興與崇義相通文選東京賦進明德而崇
業薛綜注崇猶興也是也毛詩江之永矣文選登樓賦注引韓詩
作江之漾矣說文永部首引詩江之永矣又篆字引詩江之義矣
是永與漾同聲春秋昭十一年盟于祿禕公羊作侵羊范君斷碑
文曰利干萬曾羊元嘉刀銘宜侯王大吉祥公羊皆段羊為祥是祥與
羊同聲此祥轉為永之故也。我高后一作乃祖乃父。釋文云
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段玉裁說按別本是也當讀乃祖乃父
丕乃告句絕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句絕陳喬樞說又作本
陸氏不言其為誰氏本則非馬鄭王之本可知三家今文多與壁
中本異疑作乃祖乃父者是三家今文
見於他書所引者故陸氏附載之爾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今文汝分猷作女

比猶設作翁。石經口口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翁中下闕江聲說女比附其謀猶念慮以相從于遷所各合中正于女心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剗殄滅之無遺育無俾

易種于茲新邑

左傳史記引殷庚之誥皆無不吉不迪暫遇姦宄等字江聲據以刪經文案古人引經有累括之詞

故未敢據以爲今文尙書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既遷

石經口建乃家殷庚既

下闕中下二篇相接處中空一字此三家今文尙書舊式也

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今文作女罔台民助建

大命。石經口口口眾曰女罔台民助建大命段玉裁說古罔無通台怠通懋助通勅古音同懋侯康說按易雜卦傳越語載范蠡之語秦始皇東觀刻石文柏梁臺詩張衡東京賦俱讀怠如台匡謬正俗卷七引曹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實先契而

佐唐湯受命而創基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而弗怠蓋正用無戢
怠之意而亦讀爲台與基爲韻又台古通怡太史公自敘虞舜不
合諸呂不台卽不怡也而怠亦通怡雜卦傳謙輕而豫怠也釋文
引虞氏作怡是也冒从目聲故勛从冒聲而切以許玉其讀助若
懋者卽旭讀若好之比君夷迪見冒聞于上帝釋文引馬作助崔
瑗侍中箴亦有勛聞上帝之語顧命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釋文
引馬鄭王作勛此懋建所以得爲勛建也錫瑞謹案二說是也侯
引曹朔頌尤塙列女傳齊姜頌曰齊姜公正言行不怠勛勉晉文
反國無疑亦古讀怠如怡之證江聲說
台當讀爲給孫星衍說台失也皆非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今文予作我心腹腎腸歷作優賢揚歷

腎腸曰憂。之腎類之陽騶之三國志管宣傳太僕陶邱一等薦

宣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曰今文尙書曰優賢揚歷謂

揚其所歷試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張載注曰尙

書般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一作優賢歷。漢國三老袁良

碑云優。取之寵威陽令唐扶頌云優賢。歷賢作取揚作歷。皆三

家異文說文曰取古文以爲賢字。今文尙書問有用古字者說見

前揚厲古通用。皋陶拜手頌言史記作揚言蔡邕朱公叔諡

議曰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優賢字亦用今文尙書也

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其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

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文嘉作綏石經口口口

凶德綏績下闕馮登府說綏嘉聲之近曲禮大夫則綏之注綏讀曰妥嘉古音如哥詩東山破斧節南山頌弁相協可證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文爾謂朕

作今爾惠朕震作祇。石經今爾惠朕口祇動萬民以遷江聲說惠順也今爾順我教令以導民使知遷則能安必皆順從何至震

動萬民以遷乎孫星衍說釋詁惠順也祇敬也今文之意言汝順我盡敬動萬民徙居避患之為得也祇震聲之轉堯典祇敬史記

作振敬內則祇見孺子鄭注祇或作振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石經肆上下闕

史記賈誼傳其承嘉惠其承蓋用今文

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慙簡相爾念敬我

眾朕不屑好貨

○今文隱作乘慙作勛○石經口口乘哉予其勛

衍說乘計也錫瑞謹案今文之義不必與古文同石經后肯高鮮

江聲說爲相度高山以經云適于山證之似江說爲可信則乘哉

之乘或卽乘高之義謂乘高山以建新邑也慙作勛見上

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

○今文保作萃○鹽鐵論本議篇文

紫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遇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張敦仁說

卽盤庚下篇鞠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經朕不

肩好貨下經無總于貨寶正昭合但未詳此萃當彼經何字竝其

說若何耳臧庸說案此萃居卽當彼經保居保或作葆與萃形相

近故文異然則古文尙書作保居今文尙書作萃居其說猶齊語

云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貲制國爲二十一鄉

工商之鄉六蓋別居之不

令與士農雜處賤之也

敘欽今我旣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

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受業

雷恒校
文永譽

今文尙書攷證卷七

善化皮錫瑞

高宗彤日第七

商書三

高宗彤日

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

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
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史
記殷本紀曰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
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
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
在焉高宗彤日及訓錫瑞謹案史公以高宗彤日作於祖庚之時正
如服虔作於小辛之時其事仍當爲高宗時事高宗崩後追序其
事以美之耳史記與大傳本無不合孫星衍以史公爲古文義失
之大傳引孔子曰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卽史公所云以祥雉爲德
也漢書杜鄴傳曰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卽史記云武丁懼之
意蓋武丁懼而問祖己祖己乃言也揚雄兗州牧
歲曰丁威雉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

中絕命。

今文唯天監下無民字民中絕命作中絕其命。史記曰祖己乃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

天民中絕其命石經民中絕命上闕其文不可攷江聲說史記載此文民止一字不重出僞孔本於中絕命上別出民字殊無謂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附。今文孚作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奈何乃如台之故訓字。孚一作付。石經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下。漢書孔光傳光日蝕對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付古通用訓誼同孔光傳大夏侯尚書石經亦用夏侯本史公作附蓋歐陽尚書索隱依孔傳音孚非也。

嗚呼王司敬民。

今文作嗚乎王嗣敬民。史記曰嗚乎王嗣

皆省作司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劉原父皆釋司爲嗣是司爲古文嗣錫瑞謹案史公作嗣與下文天允義貫集解引僞孔主民釋之非也。

罔非天庥典祀無豐于昵

。今文無豐于昵作毋禮于弃道。史記曰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弃道允作

繼典作常見釋詁史公以故訓字代經索隱曰祭祀有常無爲豐

殺之禮於是棄常道陳喬樞說正義引王肅云高宗豐于禘故

有雩雩升遠祖成湯廟之異然則史記所謂母禮于弃道者卽

豐于尼而殺于遠之失也史記此句或據歐陽尚書或以訓詁

釋之無可證明姑仍之據本紀言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

小辛崩弟小乙立武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是小辛小乙皆弃道

君殷所以衰由之武帝小乙子祀事特豐于禘故祖己因野

入廟訓王以毋禮于弃道當思法成湯修政行德以繩祖武也

源說以昵爲禘廟不但非今文說並非古文說也西漢古文家

史記外莫古於劉歆五行傳釋此篇曰雩爲羽蟲之孽易有鼎

宗廟之器奉宗廟者長子野鳥自外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

也漢成帝報許皇后書引高宗彤日祖己之言爲飭掖庭椒房

徵杜欽上成帝論災異亦謂應主後宮適妾爭寵相害爲患引

宗遭雩雩之戒飭已正事殷道復興唯陛下正后妻抑女寵以

災異五行傳成帝鴻嘉二年有飛雩集博士庭厯階登堂而雩

集太常宗正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時車騎將軍王音等上言天

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其微而著經載高宗雩雩之異以

轉禍爲福之驗今雩經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

然後入宮其宿留曉告人具備深切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決
行流聞皇天數見災異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庶繼嗣
可立災變可銷也皆以雉雉應宮闈繼嗣從無豐于禰廟之說古
今人表以孝己祖已列於武丁傳說甘盤之間蓋高宗信後妻之
言將廢世子孝己降年有永有不永事國宗社之修促天變於上
臣諍於下言王嗣克敬則民罔非心天允典祀以長以賢奈何以
立儲大禮施於弃道昵愛之人豈徒豐禰祀之謂而太史公王音
劉歆所見之古文反不如馬融僞孔平錫瑞謹案陳說失矣魏說
亦未爲得也西漢今文家從無豐禰之說史公云母禮于弃道明
與無豐于昵不同集解索隱皆用僞孔以釋史記殊非陳氏治今
文亦於兩漢今古文家辨之未析謂史公之說同於王肅謬說是
誣史公矣且祖已訓王亦安得斥其先王爲弃道之君哉魏誣豐
禰之說專主繼嗣爲義讀史記以王嗣敬爲句民罔非爲句謂是
高宗易儲之證於古無徵古今人表雖列孝己之名不詳其事高
宗廢孝己漢人稱引皆未之及惟見於家語帝王世紀二書家語
王肅增加世紀皇甫謐撰二人皆作僞亂經之人其說豈可爲據
且如二書之說則孝己已廢矣魏乃云以祖已之諫不廢己與二
書不符又云殷世惟天子得以干支名次則王世子亦得名之孝
己祖己是也不知白虎通姓名篇曰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尙書
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庭訓似云庭是臣民皆得以干支名祖

已是臣竝非世子魏以祖己爲王世子更不知出何書且如其說則高宗世子何其多乎據母佚篇馬注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矣若又廢孝己則高宗欲廢兩世子恐無是理孝己祖庚爲一人爲二人亦無明文可據古今人表孝己第三等無注祖庚第四等注云武丁子是班氏不以爲一人且似不以孝己爲武丁子也攷五行志於劉歆說外又載一說云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則不專指易圖與劉歆不同大傳又一說云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於朝亡乎武丁懼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則又以祖己所訓兼有桑穀大傳皆出伏生而二說不同五行志皆本伏生洪範五行傳家法而二說又不同五行志後一說以雒雒與桑穀竝稱木鳥之妖與大傳後一說相合論衡指瑞篇云尙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己曰雉升何意祖己曰遠方君子將殆有至者祖己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此仲任以今文說解大傳與大傳前說相合又異虛篇云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雒祖己以爲遠人將有來者

說尙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據此則漢
時今文家已非一解王仲任不能定其說史記封禪書曰有雉登
鼎耳雉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宣漢書郊祀志同
說苑辨物篇曰昔我高宗成王感於雉雉暴風之變脩身自致而
享豐昌之福也後漢書劉陶傳陶上疏曰武丁得傳說以銷鼎雉
之災曹節傳審忠上書曰昔高宗以雉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書
疏引鄭康成曰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
諫以爲政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武丁有雉雉登於鼎以災恐懼側
身脩德又曰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諸
說或渾言之或卽一事言之皆非專指繼嗣所以然者上天示異
初不明言大臣因事納忠亦非一端而已祖己曰正厥事則凡用
入行政以及宮闈繼嗣皆在正事之中高宗修德攘災亦不專在
一事說尙書者或云雉吉或云雉凶其義雖異而皆可通蓋上天
示變則疑於凶修德禳災則轉爲吉也史記一書多同今文成帝
王音杜欽劉歆皆今文說歆雖傳古文尙書而五行傳所載皆今
文之義隋書經籍志云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
是其本法是也魏以史公劉歆爲古文說失之魏又云漢人不以
繼嗣爲占而以用人懷遠爲占者乃高宗之書不止一篇首篇專
論繼嗣次篇則修德行政用人振武案兩漢人所習今文皆止二
十九篇高宗之訓久亡史記已不載其一字漢人安得引之是諸

說所引皆高宗彤日篇文非高宗之
訓篇文魏說憑此無徵皆不可據

受業

雷恆校
文永興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八

善化皮錫瑞

西伯伐耆第八

商書四

西伯戡黎。琳。今文作西伯伐耆耆亦作飢又作飢。錫瑞謹案慧
傳亦同說文作錢尙書音義八十三引尙書大傳曰錢者克也則大
黎伏生司馬遷作耆路史國名紀云大傳作西伯戡耆漢藝文志
云證云大傳以西伯戡黎爲戡耆史記周本紀云敗耆國徐廣曰
音一作飢殷本紀云及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飢又作
音宋世家云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飢國徐廣曰飢音耆
是今文錢亦作戡耆亦作飢作飢皆三家異文也班固典引云以
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形孤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孟堅
用今文而亦同古文作黎耆或夏侯尙書同於古文或後人用古
文改之孟堅云以方伯統牧則以西伯爲二伯王逸注楚辭天問
治昌號衰秉鞭作牧云文王爲雍州牧叔師亦用今文而以西伯
爲州牧與班說不同豈文王
始爲州牧而後爲二伯歟

西伯既戡黎

大傳云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

伐者又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耆

六年伐崇則稱王史記周本紀則於閏天獻寶紂赦西伯虞芮俱

讓之後云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

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錫瑞謹案

大傳以爲文王伐耆在受命之五年史記以爲在受命之四年大

傳以文王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史記以爲被囚而出乃伐諸國

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史記以爲

紂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紂與大傳合大傳又於

散宜生等獻寶之後云紂大說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

崇與前云出而伐耆不同者蓋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其事相連紂

使文王伐崇文王先伐耆乃伐崇也吳中本大傳云西伯既伐耆

紂囚之羈里以戡耆在被囚之前與詩文王序疏禮文王世子疏

所引大傳皆不合其文蓋誤文王三伐皆勝紂畏惡之囚于羈里

其事猶可解說若錢者入紂圻內祖伊有訖命之告使紂於此時

西伯伯恐非獻寶所能釋矣鄭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

二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羈里紂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

文王釋而伐黎皆據大傳之說韓非子曰文王侵孟克葛舉鄧三

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入洛西之地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
又曰紂以其大得人心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
以桎梏囚于羑里也是韓非以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與大傳合
孟卽邢莒卽伐密以遇徂莒之莒舉鄭蓋因伐賦夷而舉其地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卜筮篇曰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
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
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
也仲任以賢者訓格人則今文尙書與古文同。今文一作假人
元龜無敢知吉。史記殷本紀曰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
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無天子二字蓋省文
無敢知吉作無下云罔不欲喪作罔則此疑用今文本作無也假
格古通用徐廣曰元一作卜周本紀曰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紂
宋世家曰及祖伊以周西伯之修德滅隗國懼禍至以告紂。一
作假爾元龜罔敢知吉。潛夫論卜列篇云尙書曰假爾元龜罔
敢知吉疑用夏侯尙書與史公王仲任用歐陽尙書不同蓋據曲
禮云假爾泰龜有常之義以此爲命龜之詞也漢書食貨志元龜
距冉長
尺二寸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今文惟作維戲作虐。史記殷本紀曰非先王不

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集解鄭元曰王暴虐於民是鄭本亦作虐字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今文作不虞知天性

有安食不虞知天性集解鄭元曰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康作安故訓字不虞知天性多知字蓋今文尙書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

。今文弗作不。史記曰今我民罔不欲喪弗

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至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

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

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孽今王其如台

。今文作大命胡不至。史記曰曰天曷不降威大

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蓋今文尙書不孽作不至上多胡字如台作奈何用故訓論衡藝增篇引此經云民之望天降威與大命之

至急欲革命去暴主
也至字與史記合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史記殷本紀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周本紀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

為宋世家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

。今文反作返參作參。史記曰祖伊返曰紂不可諫矣。汗簡古

文四聲韻皆云參字見石經尚書載黎篇陳喬樞說則今文尚書作參可知矣。參古今文之異壁中本皆古文故用參字也。玉篇參以爲參字

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受業

雷
文
永
譽
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九

善化皮錫瑞

微子弟九

商書五

微子

錫瑞謹案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左氏傳引洪範爲商書也微子一篇史公載其文於宋世家其用古文說不可攷殷本紀曰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下文乃言比干諫死箕子爲奴微子世家則曰紂殺王子比干於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本紀世家兩處之文不同疑一爲今文說一爲古文說故言微子之去先後有異但其詳不可攷耳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今文父師作大師○史記殷本紀曰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宋世家曰

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大師少師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大師漢書禮樂志說殷紂時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此謂論語微子篇大師摯適齊云云也故古今人表太師摯少師陽皆系之殷辛時宋世家於

比干死之後云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大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大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爲奴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又云紂昏亂暴虐滋其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是則大師少師爲殷之樂官卽大師肇少師陽也肇卽疵陽卽彊音皆相近此今文尙書說也錫瑞謹案古今人表疵與彊列第二等肇與陽列第三等是班氏不謂肇卽疵陽卽彊也豈亦如士會范武子二名竝列乎桓譚新論曰二年閏紂殺比干囚箕子大師少師

同史記之說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今文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史記宋

有皆今文尙書孫星衍說史公四方上又有不治二字者言殷其不有治政是不治四方也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

○今文作我祖遂陳于上我沈

上紂沈湎于酒蓋今文尙書無底字用字我作紂則史公易之微子不忍言紂惡故隱其文曰我史公易之以紂使人易曉也今文尙書沈酗作沈湎史記自序曰帝辛湛湎漢書五行志曰湛湎于酒禮樂志曰湛沔自若谷永傳曰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于酒霍

光傳奏昌邑王湛沔于酒敘傳班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揚雄徐州牧箴曰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束作益州牧箴曰帝有桀紂湎沈頗僻易林賁之乾曰帝辛沈湎皆今文尙書也韓詩說曰齊顏色均多寡謂之沈閉門不出客謂之湎君子不可以沈湎不可以湎

用亂敗厥德于下

○今文作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集解馬融曰我祖湯

心下下世也錫瑞謹案今文尙書多婦人是三字於用字絕句厥德作湯德則亦史公易之使人易曉也漢書谷永傳災異對曰湛湎荒淫婦言是從又黑龍見東萊對曰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三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于酒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星隕如雨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目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湎於酒是子雲所據今文尙書有婦人是用句與史記合列女殷紂妲己傳曰比于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不修先王典法所謂敗湯德也孫星衍說按大誓紂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以說婦人則史公言婦人是用敗湯德于下正謂弃其先祖之樂爲淫聲大師將抱樂器奔周故先言此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究

○今文作殷既小大好草竊姦究。史記曰殷既小大好草竊姦究錫瑞謹案

穀梁桓三年傳云既者盡也廣雅釋詁云既盡也左氏宣十二年傳云可勝既乎周語戴澤肆既注皆訓盡盡與罔不義近故今文既作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文

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讎○史記曰

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讎集解

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為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鄭元

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陳

喬樅據鄭注云凡猶皆也謂史記作皆以訓詁代之段玉裁據古

音並讀如殉謂今文尙書作殉與並者殉之故訓錫瑞謹案史公

用今文尙書不必與鄭注古文同潛夫論述赦篇曰小民乃

並為敵讎並字與史記合蓋今文作並史公非用故訓也

今殷其淪喪○今文淪作典○史記曰今殷其典喪集解謂典

朝欲順典鄭司農讀典為殄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為

殄是典腆與殄通錫瑞謹案錢說是也列女傳云不脩先王之典

法則解典為國典義亦可通孫星衍以典即圖法引呂氏春秋殷

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亾之周淮南子太史令向藐先歸文王謂

向聲近陽莧字形近擊其說似涉傳會太師與太史不同官一載圖法一抱樂器不得傳合爲一也

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今文作若涉水無津涯亦作若涉水無舟

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錫瑞謹案三家今文蓋有作舟航者後漢書明帝紀曰若涉淵水而無舟楫潛夫論考績篇曰無舟楫而欲濟大水荀爽易泰卦注曰馮河而上不用舟航皆用今文尚書而管子七法篇曰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商子弱民篇曰濟大川而無船楫又在漢人之前

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

○今文父作大狂作往○史記曰殷遂喪

越至于今日大師少師我其發出往集解鄭元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索隱曰往尚書作狂蓋亦今文尚書意異耳案鄭注亦從今文尚書與告去意合

吾家老遜于荒

○今文作吾家保于喪○史記曰吾家保于喪江聲說卿大夫稱家保安也我卿大夫安于喪亡之事恬不知畏亦言不與謀也錫瑞謹案江說亦通然據史公云微子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釋此二句之義我其發出往者將遠

出以避難言欲去也。吾家保于夷者，保守也。喪亡也。將居家以守死，不去言欲死之也。二句正言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之意。故重呼大師少師告之。○一作吾於是家保。○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云吾於是家保。」駟案馬融曰：「卿大夫稱家。」陳喬樞說是言我為山凶之計。庶幾國雖喪而家猶可保。微子志存宗祀，故其言如此耳。

今爾無指告子顓臾若之何其。

○今文作今女無故告子顓臾如之何其。○史記曰：「今女無故告子顓臾如之何其。」

顓臾如之何其集解馬融曰：「臾猶墜也。恐顓臾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元曰：「其語助也。」王肅曰：「無故告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也。案據此則王本亦作無故告。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

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今文作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蕃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罔淫神祇之祀。」○史記曰：「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蕃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罔淫神祇之祀。」集解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犧。」又一云罔淫侵神祇。」索隱曰：「劉氏云罔淫。」

輕穢也孫星衍說陋者隱也說苑君道篇云晏子隱君之賜淫者
文選演連珠云時累不能淫注淫侵也言有隱匿侵沒其貲者
瑞謹案方輿沈醇今文當作並與沈澗說見上史記無並與沈澗
于酒句此句之文皆見於上不應重出疑今文本無之無舊有位
人句疑今文亦無之或經師以舊訓老以有位人訓長誤入正文也

合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釋文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囑馬本作稠云
斂也斂賦斂也案馬鄭不同未知孰與今文

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

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史記於前淪喪作典喪則此亦當
作典孫星衍說淪亦如上文作典

宋世家云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釋我興受其敗又云爲死
終不得治不如去釋商其典喪至詔王子出迪也錫瑞謹案據王
仲任所引今文說下爲微子之言則大師言止於此蓋微子以欲
死之及去未能自決詢之大師太師詔以出迪正決其欲去之意
孫說是也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顓臾

○今文作微子曰我舊云孩子

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又云紂之惡在孩子之時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孫星衍說今文多微子若曰四字以此爲微子之言云性惡不出衆者釋名云出推也推而前也言其資質不能在衆庶之前荀子勸學篇云其出人不遠矣是也充時猶見古尙書章句當本歐陽夏侯之義非臆說也錫瑞謹案如仲任所引今文說則王子屬紂與上文王子指微子不同我乃顓臾爲微子自我與上于顓臾合蓋微子聞太師詔以出迪之言乃云我舊云紂爲孩子已不善雖爲王子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則商必亡而我乃顓臾矣仲任所引經義本非難解江聲王鳴盛不得其說乃以爲謬陳喬樞謂論衡稱微子曰者目尙書之篇名非以爲微子自言微子睹其不善之性當作微子父睹其不善之性魏源又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微子字誤當作大師夫漢人遺說存者無多學者當塙守其說深思其義不得妄生攷難如實不可解闕疑可也何得全無證據妄改古人之書以就己之臆說此豈信而好古不知蓋闕之義哉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史記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畏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

亡又云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
慈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大師少師
乃勸微子去遂行錫瑞謹案據史公說似亦以我不願行遜爲微
子之言謂我不能復願矣將行遜矣史公與王仲任皆習歐陽尙
書故其說相同古文尙書誤脫微子若曰四字竝以我不願行遜
爲父師之言則史公之說不可通矣又案傳世洵洪氏隸釋補云
綏民校尉熊君碑以自靖爲自清據此則釋文云靖
馬本作清謂潔也亦三家今文之異與古文不同者

受業

雷

文永

學

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

善化皮錫瑞

牧誓第十

周書一

牧誓

說文土部毋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于毋野从土母聲許君引周書乃古文史公則用今文尙書故作牧野

不必作毋也爲孔名傳古文而亦作牧可欽矣

時甲子昧爽

○今文作正月甲子昧爽○史記周本紀曰二月甲

之二月也孫星衍說是今文有二月漢書律厯志云序曰一月戊午師渡于孟津至庚申之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壘日粵若來

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但史公以此二月爲十一年二月甲子律厯志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

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是以爲十三年二月蓋今文古文各從文王受命數年之異也史公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

王受命則文王七年而崩若以賜斧鉞爲受命則又在虞芮質成之前矣其云二月甲子或不異也錫瑞謹案史公用今文尙書則

時甲子三字今文當作二月甲子四字而二月字又當從徐廣所據一本作正月齊世家云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是其明證古文書序云一月戊午史記引今文書序云十二月戊午戊午距甲子僅七日不得相隔兩月故古文以戊午爲一月則當以甲子爲二月今文以戊午爲十二月則當以甲子爲正月周本紀作二月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史公以爲文王受命七年崩者本於大傳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史記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史公用魯詩亦今文家說以斷虞芮之公爲受命之年正與大傳一年質虞芮相合則史公必同伏生之義十年而崩必是七年而崩之譌蓋因七與十字形相似而誤孔穎達大誓正義武成正義皆云史記言文王受命七年崩是孔氏作正義時所見史記尙作七年不誤張守節所據本則已誤作十年張云十當爲九卽據僞武成爲說不知史公不見僞書十年本是七年之譌也史記又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九年當蒙文王受命七年數之文王七年而崩又二年爲九年所謂再期觀兵也觀兵還師又二年伐紂則爲十一年故史記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盟渡孟津與書序云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正合書序竝無脫文其作一月與史記十二月相差一月乃殷正周正之異書序孔子所作大傳伏生所傳史記亦用伏生今文三書皆相符合漢志所以與史記不合者用劉歆三統術劉歆又本

逸周書文王受命之九年劉向以為周書蓋孔子所論百篇之
餘見漢藝文志注故欲用其父說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
再期觀兵為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為十三年偽孔從之較史記皆
差二年與書序大傳皆不合後人多沿其誤以疑書序詆史記實
為大謬或又以逸周書所云受命乃受西伯專征之命亦調停之
說逸周書與尚書文體不類非必孔子刪書之餘劉歆好作偽其
說不足據鄭君據伏生今文兼取劉歆之說以為文王受命七年
而崩崩後六年武王伐紂伐紂後五年而崩參用今古文說與再
期觀兵須暇五年之數不合皆不如今文說之塙而有據也陳喬
樞治今文不知塙守今文師說乃云伏生年已老耄或於文王受
命年數記憶未能明晰逸周書乃汲冢古文三統
麻又推法最密要宜為可信豈非顛倒之見哉

土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今文作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大傳曰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
陳喬樞說案禮記祭統云舞莫重于武宿夜正義曰舞莫重于武
宿夜者皇氏云師說書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云武
宿夜其樂名也此據書傳釋武宿夜最塙蓋此舞樂即象當時士
卒之歡樂歌舞也孫星衍說史公王作武王者詩大明鄭箋引此
經亦作武王闕宮疏亦同疑偽傳刪武字也史臣追加之文如湯

誓稱王後人不省耳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

君。○今文友作有邦作國。○史記曰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

武王武字不必重出此兩武字疑史公以意增之非今文本然也

知者史公於甘誓湯誓王曰皆改爲啟曰湯曰欲人易曉此王曰

嗟不可改之曰發曰嗟故增之曰武王曰嗟矣逖作遠故訓字友

邦作有國蓋如甫刑有國有土之義陳喬樞乃據周禮鄭注云天

子亦有友諸侯之誼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謂鄭引此經以證友

字則經當作友邦爲是史記有國疑是友國之譌不知史公自據

今文豈必與鄭古文同哉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史記曰司徒司馬司空無御事二字蓋今文

空此文與彼同解亦當同伏生大傳于彼文引傳以說之云天子

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司空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

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攷官數虞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

故鄭以爲夏制伏於虞傳言三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和則止有六卿此益爲九卿是夏之異於虞者亦不知所益何卿殷又不攷若周禮六卿之制當白武王時已定則周制異於夏同於虞伏生何以據夏制說之殊不可解依注疏以此經爲軍中有職掌之人不必從伏也錫瑞謹案王說非也伏生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禮記昏義篇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其說皆同蓋自虞夏以至周初皆止有三公無六卿據此經與大傳史記所引大誓乃召司徒司空馬司空諸節皆止有司徒司馬司空可證詳觀周禮六卿之制定於周公制禮之後故顧命召太保奭等乃有六人王云自武王時已定何以牧誓與大誓皆止三公無六卿又從注疏謬說以此爲軍中有職掌之人乎以周禮解前代官制誤始鄭君王專阿鄭宜從僞孔而不從伏此大惑不解者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

○今文盧作縕。○史記曰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縕彭濮人論衡恢國篇曰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後漢書西羌傳曰及武王伐商羌髡率師會於牧野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史記曰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鹽鐵論繇役篇曰武王之伐

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

言是用

今文作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史記曰王曰古人有言牝雞

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史記曰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史記曰王曰古人有言牝雞

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史記曰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史記曰王曰古人有言牝雞

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史記曰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史記曰王曰古人有言牝雞

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史記曰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史記曰王曰古人有言牝雞

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史記曰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史記曰王曰古人有言牝雞

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史記曰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史記曰王曰古人有言牝雞

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史記曰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史記曰王曰古人有言牝雞

威箴曰惟家之
索牝雞之晨

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今文作自棄厥先

家國遺厥王父母弟不迪。史記曰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集解鄭元曰肆祭名答問也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案今文尙書多先祖字與家國字於國字絕句厥作其迪作用故訓字。一作厥遺任父母弟不迪。石經厥遺任父母弟不迪陳喬樞說任乃誤字漢人隸書王王二字往上文闕無以訂其同異俞樾說任乃誤字漢人隸書王王二字往無別此經王字漢人書作壬字因又加人旁作任耳韓子外儲說左篇王登爲中牟令呂氏春秋知度篇作任登卽其例也錫瑞謹案蔡邕等審定石經不應如此有誤夏侯尙書異說或與史公歐陽說不同大傳盤庚篇引書曰湯任父言卑應言則今文說有任父之義或謂遺任乃受遺任政者遺任父母弟謂箕子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

史記

曰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無下是以爲大夫卿士句疑是以爲大夫卿士句今文尙書本無乃後人解經之詞

誤入正文如禮記毋以嬖御士疾莊士鄭注云莊士二字一作大夫卿士今本禮記遂誤作莊士大夫卿士也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谷永傳引書曰逋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則予雲所引書多罪二字在逋逃二字下乃泰誓文非此經也史記作多罪逋逃與今本不異

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今文究作軌邑作

國惟作維恭作共。史記曰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恭一作龔。班固東都賦漢書敘傳高誘呂氏春秋注鍾會檄蜀文孫盛李賢李善引尚書皆作龔蓋三家異文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史記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過六步七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愆作過勗作勉皆用故訓字石經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下闕據史記石經皆有

六伐七伐江聲王鳴盛據鄭注樂記不
過四伐五伐疑六伐七伐爲衍文非也

尙桓桓

史記曰尙桓桓集解鄭元曰威武貌案爾雅釋訓桓桓威也廣雅釋訓桓桓武也揚雄趙充國頌曰趙桓桓班固

十八侯銘曰桓桓將軍漢書敘傳曰長平桓桓後漢書高彪傳曰明其果毅尙其桓桓孔彪碑爰尙桓桓樊敏碑桓桓大度史孝山出師頌曰桓桓上將無從說文所引古文作桓桓者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今文作如虎如羆○史記曰如虎如羆班固十八侯銘曰休休將軍如虎如羆與史記

合漢書敘傳云義得其勇如虎如羆與十八侯銘不同疑後人用古文尙書改之也○今文一作如豺如離亦作如豺如離亦作如財○史記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如豺別本一作如財財卽豺之段借字班固典引曰虎離其師燕然山銘曰螭虎之士杜篤論都賦曰螭怒之旅如虎如螭說文內部崑山神獸也从禽頭从內从少歐陽喬說崑猛獸也李善文選西都賦注歐陽尙書說螭猛獸也是今文尙書作崑一作離一作螭崑爲正字螭與離段借字也歐陽喬卽歐陽高漢書儒林傳歐陽和伯之曾孫名高字子陽爲博士繇是尙書有歐陽氏學李善引歐陽尙書說卽歐陽喬說也

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曷哉夫子爾所弗曷其于爾躬有戮
○今文弗作不迓作禦。史記曰于商郊不禦克奔以役西土勉
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曷作勉躬作身皆故訓字也史
記又曰誓已諸侯兵會者四千乘陳師牧野桓譚新論曰甲子日
月若合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從天以討紂
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大傳曰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
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

受業

雷恒校
文永譽